信阳报

□孙守名

草是大地的灵魂,是人类的朋 友。它春萌,夏荣,秋枯,生命短暂, 却谱写着壮美的诗篇。它根植大地, 让绿叶摇曳着一世辉煌, 一任生命 中的梦想在风中飘飞……

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有五彩缤纷花 朵盛开的地方,都会有绿草与之相 映相衬; 它与树木为邻, 与人类相 伴。山川大地到处是它轻轻走过的 足迹: 燕子来了, 它悄悄然钻出地 面,"草色遥看近却无"; 蛙儿叫了, 它尽情地张扬着个性, 铺天盖地地 将绿色撒满天地间;秋风吹了,它默 默地流着眼泪, 无声无息地消逝着 自我。草,不是大自然的宠儿,但人 将它的生命全部夺走,待到来年春 适、安谧,暖暖的阳光温柔地抚摸, 类却永远也不能离开它。

着以之为食的生灵。不,甚至还有我 绝壁间,它挣脱自然的羁绊,把最伟



草与所有的生命一样装点着这 们人类。想想吧,朋友,来到世间,每 大的生命注人这些险境中,开出五 命。在熙来攘往的都市,草儿被逼进 当我们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首先颜六色的奇迹。青松为之骄傲,白云 想到的还是那些让我们生出无限敬 仰的草儿。我们醉美地咀嚼着那些 香喷喷的花草,尽情地享受着大自 然的馈赠,感激之情从心底必会油 然而生

的激情张扬到极致。平坦的大地,它 挨着我,我挤着你,欢天喜地过着自 生生不息,即使漫天的野火,也不能 暖花开,它又默默地来到人间。它与 甜甜的风儿从远处飘来,静静的溪 草,孕育着生命,哺育着生灵。 庄稼毗邻而居,农人殚精竭虑要将 流从心头流淌,真美啊,这大美的自 茫茫草原,蓝天,白云,飞驰的骏马, 其"斩草除根",但这是怎样的痴心 然!它喜爱乡村的夏夜,喜爱蛙声四 还有那些"草低而见的牛羊",这是 妄想啊!一场雨过,它又奋不顾身地 鸣的日子,喜欢看蓝蓝的天上白云 我们感到最富有诗意的景象。草,张 冲出地面,注定,它的生命与天地争 飘,喜爱看骑着马儿从身边飞驰而 扬自我生命的同时,又无私地哺育 辉,与江河同在。崇山峻岭中,悬崖 过让牧歌飘扬的男男女女……

为之喝彩。

静谧的乡村和广袤的原野是草 诗意生存的栖息地。草像所有的生 命一样喜爱阳光、空气和水,它是那 样地醉意于静美、适宜的环境。看 草不避险恶来到世间, 把生命 吧,池塘边,小路旁,空地间,它们你 己天真烂漫的生活。这儿的环境舒

狭窄的空间。它成了人们观赏的对 象,那些打着饱嗝从身边走过的人 让它生出无限的绝望。草儿,厌恶这 里的生存空间,它看不到温暖的阳 光, 憎恨挡住视线与风儿的高楼大 厦。在这里,它失去了本真,像所有 的花和树一样,被扭曲了生命。它怕 生命受到歧视,怕尊严受到践踏。它 多么向往回到无边无际的荒野,多 么渴望听到蛙鸣,然而,这儿,一切 洋的文人和我们一样,也会有共同

草儿太平凡了,无欲无求,静静 息它,野火烧不尽它。它奉献着自 他,足也! 繁华和喧嚣走不进草儿的生 我,从没有任何索求。它们恪守着平

静的生活,从从容容地完成着不慌 不忙的节奏。这平凡中实在是隐藏 着无限的神奇与伟大, 这不正和我 们平平凡凡的人类几千年来重重叠 叠的生活一样吗?

正因为此,草成了古往今来文 人骚客笔下写得烂熟的物象。春天 的草生机勃勃, 诗家由此而看到生 命的伟力,自然而然要歌颂一番。夏 天,雨水汪洋恣肆,芳草萋萋,文人 凭吊古迹,自会生出昔盛今衰之感。 秋风秋雨,枯草连漫,那些伤时感怀 的浪子迁客心中无限的怅惘与悲天 悯人之感必会无端地袭上心头。欧 阳修的《秋声赋》实在写透了草的前 世今生, 让我们这些粗夫莽汉读了 也会生出无限的感喟。在这方面,西 的思想感情。

人来到世间, 何不像草一样的 地来,悄悄地去;绽一抹新绿,留一 活着?活出生命的平凡,活出新奇与 缕清香;装点着自然,醉美于大地。 伟大,活出自我的精彩。绽一抹生命 它执着于生命,不卑不亢,狂风吹不 的新绿,留一缕生命的馨香,你、我、

(据《新华副刊》)

心里话。

饭后和先生手牵手散步,抬 头看圆圆的月亮,不时有飞机划 过夜空如同流星,晚归时家人给 留着一盏明灯,进门时递过来一 杯温水。

在忙碌的午后,收到一张来 自远方写满祝福的明信片。

累了倦了的时候,一个转身 的距离,便有一个拥抱,即使努 力了失败了,还能期待下一次的

和还在孕育中的宝宝说悄 悄话,先生把耳朵贴近,安静地 聆听宝宝心跳的声音……

幸福,属于过去,属于现在, 也属于未来,它渗透在生活的细 微之处,它简简单单,却必须用 心去感受。

(据《羊城晚报》)

有意思的是,孟子竟然也持 情合理。一个人,把别人对他的 这种观点。孟子有句名言:"君子 可以欺以其方。"就是说,君子可 以被人用正当的理由欺骗,用合 情合理的骗局欺骗。

孟子举过一个例子。郑国国 相子产,是个仁德之人、智慧之 人,孔子曾经向他讨教,还夸奖 他是"古之遗爱也"。一天,有人 给子产送来一条活鱼,子产仁 损害别人之前,自己先自堕落。 慈,让手下小吏把鱼拿到院子里 的池子放生,这人却把鱼弄回家 自己偷偷煮着吃了。第二天,子 维护一个社会基本的信任底线, 产见到他,问:"那鱼放生了吗?" 比防范受骗还重要。 他说:"已经放生到水池里了。"

找到

在行进中享受精彩 事需要一个完美的结局,可这些

□齐天宇

所谓成功,不是站在终点赢 得喝彩,而是漫步人生旅途中, 欣赏沿途的精彩风景。如果我们 草,用行进中获得的感悟丰富自 太在意结果,就会忽略行进中的 占滴咸悟。

著名运动员卡尔·刘易斯,刘易 斯对史铁生说:"其实,跑的过程 才是最大的享受,那比破世界纪 生,史铁生何尝不是在与病痛的 拉锯中写出力透纸背的文字?史 铁生的人生马拉松无疑是痛苦 的,可他用一个个文字传递着真 情,他的人生之旅是壮美的。

诚然,生活是实际的,太多 的努力需要成功告慰,太多的故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宰予问

了孔子一个很古怪的问题:"老

师,一个君子,假如我们诓骗他:

'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会马上跳

下井去救人吗?" 孔子皱眉回答

说:"怎么会呢?君子会马上赶去

察看, 但不会糊里糊涂就往下

跳,君子可以被欺骗,却不会被

予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技术含量,

也不在于孔子对君子是否人井

可以被欺骗,却不会被愚弄"的

□鲍鹏山

并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行进的 真谛在于,人们每走一步,便会 调整心态,看清路上的荆棘与花

非洲戈壁上有一种名为依 作家史铁生十分仰慕美国 米的小花,它用六年时间扎根汲 水,在一夕之间绽放,美得令人 惊艳, 之后在一夕之间枯萎。它 用耐力度过溽暑烈日,最终在这 录更重要。"这两个看似没有交 生命的禁区奏响绝唱。我们感叹 际的人却对人生有着共同的理 的已不再是它花开时的芬芳与 解, 刘易斯在奔跑中享受着人 美丽, 而是多年来它无声地成

> 没有最成功的人, 却有更丰 富的人;没有最后的终点,却有更 新的旅途;没有最完美的结局,却 有更生动的故事。在行进中享受 精彩,人生之旅会更加丰富。

君子可以欸以益方

这段对话的价值不在于宰 呢? 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去

救人的回答,而在于孔子"君子 小吏可恶? 子产让他把鱼放了,

(据《牡丹晚报》)

为了增加这个谎言的可信性,他

接着编造说:"那鱼啊,挺逗。一

开始放到水里, 半死不活的;过

了一会儿,它就恢复了生气,摇

头摆尾地游走了。"子产一听,很

高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吏真是个小人。他事后还洋洋得 意地对别人讲:"谁说子产聪明

了,他还连声称赞,真是可笑啊。' 究竟是子产可笑还是这个

他答应后不仅没有照做,违背承

诺, 还把谎话编得活灵活现,合

信任看成愚蠢,那么他希望别人

是仁者,也不失为智者。他在被

小人欺骗之前,已然站在小人无

人,不仅是佞者,更是愚者。他在

质疑合情合理的东西——因为,

合情合理地相信别人,不仅

用合情合理的谎话欺骗别

君子不怀疑正当的东西,不

(据《光明日报》)

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呢?

法企及的高处。

--这条鱼终于到它该去的地

这个把鱼吃掉还骗人的小

念过哈佛! 下过多么?

□郭宇宽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 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 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 巅峰的记忆呢? 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 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 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 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 是他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 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 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 可即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 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 ·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 像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 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 的时候"说起。这也不是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 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 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是"兄弟我 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 绝少谈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 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露出 无比崇拜的神情。

难道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真的觉得 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巅 峰时期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 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 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 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 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 给我很大启 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自己对不同文 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 层区隔开

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 见个金发碧眼的 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 博士,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谁有西方 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 听过不少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说自己没有 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 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 进,当个教授。现在,教授的位置都占满了,标准 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 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 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一边上 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 究生,这几年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记 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 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 相当。十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

现在, 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 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 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 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今天中 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 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拥有 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 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 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 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 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 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 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 才能让他们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

何,你下过乡么?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种现象。所谓社 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 人就像小白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有个著名的 段子, 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 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 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 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 才明白, 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 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 儿"高级多了。这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 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 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

(据《南方都市报》)

□翁小筑

□潘国本

站在望得到阳光的窗台,端 一杯散发着茶香的奶茶,细细地 品味,微微的,有些醉了。

抬头看淡蓝的天空,几丝浮 云,淡金色的阳光倾洒过来,照 在不远处的绿叶上,斑驳中闪烁 着光芒,细细碎碎。楼下的老阿 婆和老阿公坐在竹藤椅上,摇着 竹扇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 常,小孙女在旁边玩耍,时而扮 鬼脸逗得爷爷奶奶发笑。

光景,我和先生相视而笑,却又 道新菜,看着先生把它消灭得干 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生怕稍有 动静,会惊扰这安详和谐的场

如果过马路没人说太慢,流

鼻涕没人说不干净;如果话重了

没人计较,那么,他应该年过七

加,老朋友越走越远,活动半径

逐次减7的游戏,没个四五十秒

休想完成,完成了,十有八九最

改了一只手扶着楼梯,另一只手

的孩子,说话不再慷慨激昂,语

调不再抑扬顿挫,渐渐地,语速

变慢,形容词减少,逗号增多,音

后那个得数也不是2了。

越来越短, 让他做一个100开始 枚将老头子, 地位是有, 但不到

细微的幸福

幸福的美好。经历了年少无知的的枝叶摇曳。 懵懂,心境已日趋成熟,也渐渐 无常,没有人可以清晰理顺,唯 有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珍惜身 边的人,把生活过好,把工作做 好,把乏味的日子过好,才是最 苦你了"时微微的感动。 看着这样一幅幸福的晚年 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好似学做一 干净净,也是一种实在的欢愉。

> 于我来说,幸福就是—— 在清晨醒来的时候,耳边鸟

年过七十,新朋友不再增 密的人在边上翻译。七十以后, 不了,也蹬不了了,转了向内心

不过,大不用沮丧,老人也

比方说上楼梯,本来一级一 老有人尊敬,老人做事,没人再 都来我这里小住。她来了,破皮

级上都不过瘾,现在能这么接了 提什么要求,连接受关照也天经 鞋、钝刀子,换下的开关,十年没

上,就不错了,蹩脚些的,改了一 地义了。跟孩子要求不同当然也 用的闹钟,又都另有收管。我说,

只手扶住楼梯在上,再过几年,有:孩子不懂装懂,讨人喜欢;年 这些东西派不上用场了。她说,

过七十,还来这一套,那就只会

讨人嫌了。七岁以下,号啕大哭,

出来,直至他说的那些得由最亲 地少不了他们蹬。七十以后,撑 人依从你的想法和做法,那是太

也要跟着流泪了。

七十以后,像一个倒过来长 边上人当本戏在听;七十岁以 晚饭吃剩下几口粥,她盛进碗想

非常时候,是不会劳驾他了。

(1)

不知不觉就像中国象棋里的那 求索。由此,表情、姿态、语言,转

不是全盘皆输——小有人心疼, 撼不动了。75岁以后, 母亲每年

上,如果还哭出声来,那是天地 留到明天。我说倒了吧。她说粮

年轻的时候,个个在向外求 更大浪费?她没再说,干脆把剩

和同事们相互鼓励通力合 明白,人生美好或是悲哀,抑或 作,认真圆满地完成工作,努力 工作后听到肯定的话语。

> 看到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熬 夜写出的稿子,编辑那一句"辛

> 每天忙碌后和远在老家的 父母通电话,嘘寒问暖,即使长 大了还可以跟他们像孩子般撒 娇。

和闺蜜相约逛街,满载而 这样的美好细节,总会时不 鸣的清新;下午行走在阳光普照 归,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整 时出现在身旁,总能让人感受到 的路上,一路有花香,抬头,树上 个晚上听着柔和的钢琴声,聊着

了日趋简练,权力、财富、良知,

保不定还能用上。虽然我一直在

开导她, 可她一直仍在这样做。

食不好浪费。我说,吃出病来,不

但有一条,习惯与秉性,已

转了看好良知。

不自量力了。

年过七十的人都发现,名声 只是一只气球,钞票只是一种激 素,地位只是一双高跟鞋。一个 人纵使再有才华, 也是山水栽 培,五谷饲养,纵使再多拥有,也 是一种暂时借贷, 生命了结,悉 数归还。七十岁后,学位、职称、 性别不是区别,职位、学问、门第 不是问题。浓与淡,趋好淡;快与 慢,趋好慢;爱与憎,偏好爱;坚 与韧,偏好韧;攻与守,偏好守; 内省与外争,喜好内省;巧取与 守拙,喜好守拙。不知不觉就在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相信"为无为,则无不治" 了——年过七十,都是半个哲学

但是,假使儿子提了个副科 长,孙子让老师佩戴了个五角 星,或者有人对他说,想不到你 还这么年轻,100岁没有问题,仍 节缩短,到后来一个词一个词地 索,每天好像天少不了他们撑,粥划进了肚子。如果你一定要老 然会沉在心底,高兴半天。

路两侧的奇花异草在风中摇曳

(据《文汇报》)

□黄福康

故乡的夜晚是恬淡而清澈 的。我这么说只是缘于内心深处 一股莫名的触觉。那是对故里一 词的独特体味,一种淡淡的情 怀,一种全然不同的微醺感受。

我少小离家,生活于远离故 乡的繁华都市,童年的记忆借乡 音得以复制,那是定格的一份童 真。记得早年回来,母亲用娴熟 的家乡话和那些叔婶攀谈的时 幼的、男的女的,即使从未谋面 之为"家"的氤氲。 候,我总是静立一旁,仿佛有些 也倍感亲切。 腼腆。尽管曾多次设想过久别重

盏

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迎候团聚, 笑。婶娘们则围拉着我母亲的 那就是絮和笑。我至今记得浮泛 手,细说着什么。看着她们一会 在男女老少脸上的那种宽厚、淳 儿忍俊不禁,一会儿却扯围腰直 朴的灿然笑容。这么多的亲人, 抹眼泪状,我感到很纳闷。后来 在同一时刻蓦然相聚,年长的年 我总算弄明白,那就是一种被称

乡情是酒,储久弥醇。一旦 我想起那种探究的眼神,无 赋闲,便会生出把盏的瘾。在烟 逢的场景,比如,用我在另外一 来由地觉得亲密。我想我们都拥 雨朦胧的江南,我常会闭目无端 座城市里习惯的握手或拥抱来 有这样的眼神吧。他们对我说, 猜想:童年的豆荚花就是这个时 表达内在激情,末了才发觉这些 那时候,你是多么小,多么淘,现 节绽放的;油菜花也是这个时候 都派不上用,使我多少有些手足 在,这么高了,比我们都高了。接 盛开的;还有那满山遍野的杜鹃 无措。故乡的亲人们或许更喜欢 着,他们继续笑。于是我也跟着 花也是怒放在这个时候;布满山

低语,那物语也无疑含着乡音的 质地。在江南的锡山或豫园徘徊 寻觅,绝不可能嗅到故乡空气中 那种特有的泥土芬芳,那种混杂 牛粪青草的异常气息,而那飘荡 耳畔的吴侬软语则会在潜意识 里不断撩响"归去来兮"的古老 诗句。看来人注定一辈子难以走 出思乡的心狱,这是物质财富解 救不了的劫难。别离并非错失, 只要思归的路还在!

我为重返故园而欣庆。此后 常心旷神怡,踏月迤行。噢,山路 弯弯,树影斑驳,屋角连绵。一切 陌生的、熟悉的细节纷至沓来, 令余生目不暇接,陶潜般享用不

(据《贵州日报》)

□马 德

有必要认识两个人。

季子的剑后,满脸喜欢之色。季 与爱剑人吧。当时急于出使晋 国,季子沒有立即把剑给徐国国 道我的心也沒有主了吗? 君。等到他出使回来,徐国国君 已死。季子黯然,当即摘下宝剑 人劝阻,这是吴国的国宝,怎可 刹那间天朗气清、风烟俱静。 随意赠人呢?季子说,其实早在 出使晋国之前,我已经在心里把 来,就是在欺骗自己的内心。

最后,季子亲自把剑挂在国 切皆随心动,一切皆附心往。 君坟前的松树上。

另一个人,叫许衡,元朝人。

因战争,年轻的许衡随一伙 人逃难到河阳。路旁有一棵梨树, 一个人叫公子札,是春秋时 众人争先恐后地去攀摘,纷纷抢 吴王寿梦的四子,照旧礼,我们 梨解渴,唯有许衡端坐在树下,不 尊他为季子。一天,季子佩戴着 为所动。大家都觉得纳闷,问他原 宝剑去看望徐国国君。国君看完 因。许衡说,这梨子不是我的,我 自然不去动。人们听后都笑了, 子看在眼里,心里想这剑还是送 说,世道这么乱,这树早已沒有了 主人。哪料,许衡说:梨树无主,难

这两个人的故事,我不是一 天读到的, 却给了我相同的感 要交给徐国继任的国君。随从的 受:云波诡谲的世界,因为他们,

这个世界复杂,其实只是人 心复杂;这个世界丑陋,其实只 这把宝剑许给了他。如果仅仅是 是人心险恶;这个世界阴暗,其 因为他死了,我就不把剑交出 实只是人心狡诈。所以,心是菩 提,亦是魔障。一切皆由心生,一

(据《八小时以外》)

□钟读花

中秋前后,秋枣成熟了。

家乡, 到处都栽满了枣树。 这个季节里,大红的枣儿缀满枝 头,处处是红艳的景象,时时都 流溢着枣香。人,站在村西的山 包上,俯视,夕阳之下,村庄如云 锦轻覆, 煞是美丽; 人行街头, 举的邻里之情, 真是让人低回不 个时候, 祖母会将枣儿盛到竹篮 手,即能摘下大颗的枣儿,放入 已。 口中,咀嚼着,脆生生,甜润润, 齿颊生香。

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我还小, 一到枣熟,就会跑到后园中打 会被风吹掉。一旦风起,她就赶 枣。枣树是后邻家的,后邻家的 紧跑到枣树下,将那些吹落的枣 枣枝伸到了我们家的后园里。我 子拾起,放到锅上蒸熟,分给孩 枣子便哗啦啦地掉了一地。有 滑润绵软,别有一种风味。 时, 石头落到后邻家的院落里, 邻家的泥瓦盆被打破了。后邻家 于家中。 的老婆婆就会吆喝一声:"别打

秋枣儿红

便听到"哐当"一声,这,一定是后 枣"结束,看着一堆堆的枣儿,堆

了,盆破了,落枣后给你送一些。" 样,拿起一只大瓢,盛满枣儿,一 应当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而"分 几天以后,后邻家"落枣" 家一户地分送。她迈着颤巍巍的 享"就是一种幸福。 了,果然就派她们家的孩子送来 小脚,满脸堆满了得意的笑容,

扭动的脚步,似是一种季节的舞 现在想来,那种朴素、醇和 蹈。送完邻里,她还要送亲戚,这 里,篮口覆上一块红布,极是认 秋枣成熟的时候,最忙碌的 真、庄重。她要在中秋节前,将这 还是我的祖母。几乎每天,她都 时鲜的枣儿送到每一户亲戚家, 这个季节里,总会让我想到 会到我们家的那几棵枣树下守 让每一位亲人都吃上这大红的 望,看是否被孩子采摘,看会不鲜枣。她要给自己的亲人,送上 一份节日的吉祥,一份季节的问

候和祝福。 所以,后来每当我听到那支 拿起一块石头,用力投向枣枝, 子们吃。蒸熟的枣子又软又甜, 歌:"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 人尝一尝……"我就想到祖母, 这样的跑动,要一直到"落 忆起祖母那颤巍巍的影像。

> 如今想来,那个时候的祖 母,心中一定充满了无限的幸 这时,祖母也会像后邻那 福。她一定知道:甜美的果实是

情。收下的枣儿,要想保存长久, 必须晒干,而这,总是要祖母去 做的。祖母会找一领"箔幛",将 枣儿均匀地摊放在"箔幛"上,守 着枣儿,守着太阳,一天天地将 枣儿晒干。这个过程,祖母要不 停地挑选,将不够饱满,或生虫 的枣儿挑出。我喜欢看祖母晒枣 的过程,看这个过程中,祖母宁 静而安然的情态。她总是那样地 专注,专注的目光里,流淌着一 种慈祥和满足,将经久的岁月, 沉淀为一种明练和淡然。

晒干的枣儿,大部分要卖 掉,换来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用以度日。但祖母总是会保留一 些的,待到冬日,室外积雪盈门, 室内,全家人围在热乎乎的炕头 上。此时,祖母就会捧出一大捧 枣儿,提供家人,围而食之。这个 冬日,就变得异常温暖,其乐也 融融。彼情彼景,日久之后,就凝 铸成了一种对家乡永久的思念。

思念家乡:那满村的红艳, 那早晨的炊烟,和炊烟下生息的 晒枣,也是祖母极喜欢的事 亲人。 (据《北京日报》)

艺高人胆小

□闫荣霞

都说艺高人胆大,艺高如诸 葛亮者,也有失策。

军攻取一座城池,他连赵云的军 然轻进。 队何时出发、何时吃饭、何时行 军、何时攻城,都排了一个计划 表,结果赵云出发后,他才发现 出问题了。进攻途中,有条河正 涨水呢, 若按原定的计划行军, 整个行动将功亏一篑。

诸葛亮正急得不行,却传来 笑大方。 喜讯,城池已破。原来,赵云事先 让士兵准备好舟筏。有这股细心 天神降临,敌方主帅吓得浑身发 陷阱,"艺高"是蒙人的错觉。 抖,敌军望风溃逃。过后,败军按

下问他为什么,他说要反思。对 方反思败绩,他则反思胜绩:别 人只看到我军大胜,我却看到 有一回,诸葛亮命令赵云率 自己军队的弊病,是以绝不贸 胜也小心,败也小心,此乃

兵不动,他竟然也按兵不动。手

大将之道。 越是懂得多的, 越是胆小,

不敢妄言妄行,因为他的知识和 阅历告诉他,普天之下,卧虎藏 龙,行走其间,稍有不慎便要贻 项羽"艺高人胆大",结果却

知道河水会涨潮,还没出发。就 落得美人帐下死,乌骓啸西风; 关羽"艺高人胆大",就算被后世 的劲头,怪不得赵云会是不折不 尊为武圣,也免不了被枭首的命 扣的"常胜将军"。据说,一次赵 运。所以说,所谓的"艺高人胆 云大战曹军,他身披银甲,如同 大",很多时候,"胆大"是坑人的

(据《南方文学》)